

胡海俠蹤



湖海俠踪

第一回

授秘笈圖經師弟深情傳絕業
訪荒山碑版金石痼癖幾殉身

詩曰

長卿寥落悲空舍，曼倩該諧取自容。
見買若耶溪上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話說在清朝順治初年的時候，山海關外錦州府治，共轄錦縣，義州，廣寧縣，寧遠州，錦西縣，岫巖城等六處，境內多山，在上古堯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此地正是幽州的分野，每州各封一山，以爲本州之鎮，那幽州的鎮山，名喚醫巫閭山，在廣寧縣城東十里，這條山脈，自古北口居庸關喜峯口東來，蜿蜒綿亙數十里，羣山會聚，萬峯起伏，各具其名，在錦縣城東廿八里的名曰白雲山，二十里的，名喚荆山，城北十里的，名喚慕山，城西十里的，名鳳頭山，黃花山，紅草山，城西南十里的，名喚爪山，在義州城西北三十里的，名嘉福山，在寧遠州，城西南七十七里的，名碧霞山，城西一百九十里，名歡喜嶺，其餘尚有仙人巖將軍嶺等有名的山峯，散在廣寧寧遠州各境內，到了寧遠州

城西二百餘里，陡然聳立起兩座山峯，突出萬山之上，形如牛角名牛角山，下臨巨海，雲巒疊嶂，直抵朔漠，其實都是盤巫間山的餘脈，單說那廣寧縣的盤巫間山的主峯，峻嶒巖峻，高兩千餘丈，周圍二三百里，嶂巒翠碧，古木蕭森，異卉奇花，繁麗若錦，風景清幽非常，前山人跡不到之處，古寺叢林，到處都是，古詩所謂天下名山僧佔多，即此可見，後山巖洞幽深，稠密陡絕，老樹參天，古徑霞雲，成了豺狼熊虎毒蛇怪蟒的窟宅，除了胆大的獵人，偶爾成羣結黨涉足外，從古游踪屐齒所不及，再進去十餘里，便到了鐵背崖伏獅巖極樂洞鐘鼓洞，這一帶山壁更加嵯岈奇險，上出層雲，下臨無地，漫說人類不能上去，就是猿猴也無法攀援，山頂上成年雲封，據山村中居民傳說，每隔一年半載，必有身裝異服，容顏蒼古的老翁，或丰姿颯爽少年，操着外鄉語言的人們，來到村中購買大宗米鹽種種日用必需的貨物，叫賣主跟山，將物件運至鐵背崖鐘鼓洞等處巖壁之下，堆積一塊，就打發出山，物價運費，往超過所值數倍給予，有好事的，將貨物賣給他運到山裏堆放以後，第二天在特意於地查看，所有物品，全都不見，也不知何人搬往何處去了，日久天長，山村內外的民，都猜知山裏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內各地鋪店，每年均派賬房盧運發前去視察營業盈虧，這盧運發綽號火裏磚，是北直隸南宮縣人，粗通武技，久走江湖，爲人正直剛強，常同玉麟談說那江湖的情形，玉麟聞之欣然，要想自己去到各地游玩歷練，玉麟的母親徐氏，因他是獨子，年歲又輕，江湖上風波太險，不放心叫他去，他跟張煥德習武，純爲將來旅行保護身體之用，這位張煥德年已六旬開外，相貌生得高額廣額，赤面銀鬚，綽號人稱無敵劍客，同他得師兄弟錦州人禿尾蒼龍沈世雄。雪羅漢孔萬年，義州人金鬚叟皇雲，齊名海內，號稱遼東四傑，少年時做過許多驚人的事業，中年後看破緣林不是安身之所，就洗手授徒，在北京開設鎮遠鏢局，專走往南方各地的鏢，又和他的師弟禿尾蒼龍沈世雄，鎮南天楊朗三人合夥，在南方高郵開設了一個安遠鏢局，專走往北方各地的鏢，這南北兩鏢局，聯合走鏢，著名天下，綠林中畏慕他三人的成名，對這兩個鏢局，很有面子，祇要看見鎮遠鏢局太極圖尖形小紅鏢旗，或安遠鏢局八卦方形小紅鏢旗，就便放行，若干年來，從無失閃，出過岔子，鏢師也都是他三人的徒弟，沒有外人，煥德到了晚年，掙得家業，也足夠他後半生的受用，便厭倦風塵勞苦，把北京鏢局生理，交付他的兒子春風燕子張錦，同徒

弟湯廷瑞謝恩等人經營，南方的銀局仍由沈世雄楊國二人主持，他自己不再與聞其事，同老妻吳氏，在原籍錦州紫荊山下，置了一片很大的莊宅田園隱居了，烟霞寄傲，漁獵遺懷，清福着實不淺，後來李玉麟慕名拜師，請他到李公屯教授武藝，本來不想去的，經不住玉麟卑禮厚幣，便也靜極思動，情不可却的允了，又一想自己一身絕藝，除了兒子張錦略得十之五六，那些門徒，沒有能把本事學完全的，他允就錦石之聘，一半是厚幣殷勤，無法拒絕，一半也是爲想多收幾個資質好的弟子，以傳絕藝，在錦石家教了整整三年，錦石天資聰明，又非常肯用苦功，每天午前習武，午後讀書，到了二十歲這年，文武藝業，皆有成就，差不多已盡得煥德之所長，煥德看他有了成就，無庸逐日按時傳授，況且自己年歲高大，在城裏錦石家住，究竟沒有自己山裏舒服，便辭了錦石，要回山去，錦石再三堅留不允，祇得備了謝師重禮，送煥德回了紫荊山，煥德留他在莊內住了十餘日，這一天要告辭回家，煥德道，你跟我學藝這些年，差不多已得了我的真傳十分之八九，防身保家，自然是用不了的，可惜所學還不是本門上乘的功夫，要人問敵却是很難，錦石驚問上乘功夫是甚麼，老師何以不傳授給我，到今天纔說呢，煥德無

道，上乘功夫，就是太極混元童子功，我雖說知道，可是連我也沒煉過，這宗功夫，非是真正童男元陽未破的人不能煉，而且終身不能近女色，所以煉的人極少，煉成也極難，我初跟你師祖了空禪師學藝，師兄弟九個人中，他老人家最喜歡我，同你的大師伯圓悟和尚，自爲我是獨子，不能不娶妻傳後，故爾沒有叫我煉這宗功夫，祇傳授了你大師伯圓悟一個人，却賜給我太極混元童子功圖經一冊說這是宋朝太極派鼻祖宏覺祖師傳留下來的，每代除拳劍廣收弟子外，這宗功夫，祇傳一兩個人，因爲我既不能學，特意將圖經賜給了我，以示並非偏愛圓悟大師伯，叫我好好保藏珍護，將來如遇見資質好的子弟，可以傳給他，以延本派之緒，我先想叫你師兄君繡練習，因爲我祇生他一個兒子，不能不給他娶妻接續祖上的香烟，故爾沒有傳他，玉麟也是娶過親的，自然也不能學，祇有你尙是童子身，資稟也好，到可以學，不過你也是獨子，將來是要婚娶的，恐怕也未必能煉，我現在年紀已老，又不再收徒弟，留着此經無用，未免辜負了你祖師付託之意，你我師徒一場，我將此經傳給你，你如果自己不能練，留給你將來遇有天資環境都相宜的子弟，傳授他好了，說完，就入內室取出一個長約八寸，寬約六寸見方的，小

錦囊來，錦石連忙站起來，恭敬接過去，解下外面的錦囊，裏頭是一個紫檀夾板的小冊子，上面夾板上刻着半寸大小的太極混元圖經一行六個篆字，展開夾板細看，頭一開是一篇序文，大意說此太極混元童子功，由泰古軒轅皇帝時廣成子所傳，爲圖二十有四，圖皆有經經有註解，學者按圖式經解，勤而習之三年，寒暑不侵，九逾九象，隨着粗鋼，斧鉞不傷，所謂萬人敵，空手可以入白刃者，僅爲其初候，精進不息，久之可以證道云云，款署大宋紹興二年癸亥覺題於千頂山蓮幢蘭若，第二開以下，每開都是畫的自描道裝人像，作能經鳥伸各種姿式，一面是小字精楷經解，筆墨樸雅遒勁。畫如李龍眠，畫仙魯公，蓮序文那一開，共二十五開，錦石看畢，知道是一件希世罕觀的密笈，連夜叩謝煥德傳授之恩，回家後日夜按照圖經，勤加練習，轉瞬過了三年，居然煉的體健身輕，神完氣足，已經到了徒手能裂虎豹，隻臂可舉千鈞，凌空高躍數丈，飛鳥可捉，平地日行七百里，奔馬不及的境地，他在家裏埋頭苦煉這宗功夫，不特玉麟常來，他沒肯告訴他，就是元祿也一點不知道，可見他性情的孤僻冷靜了，他對於元祿極爲尊重禮遇，一切家政財產，都交給元祿同元祿的兩個兒子周貴周福管理，

自己不聞不問，坐享其成，人情俗事，往來應酬，也由元祿父子應付，這時正在康熙初年，社會都以下場應試，博取功名爲榮，元祿希望小主人錦石的心最重，看見他整年在家習武，除了偶爾赴玉麟之約，到嘉福山射獵外，簡直足不出戶，雖然給錦石花錢，捐了個國學生，却不肯下場應試，將來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決無出頭之日，屢次苦勸他去下場考試，他也不聽，還有一件最叫元祿心裏焦急的事，就是錦石已屆二十四歲，婚姻始終未定，外間有許多舊家世族，仰慕錦石的家財富有，容貌又生得映麗魁偉，偏偏不羣，而且文武雙全，這樣的子弟，那裏去尋，所以有女兒自問可以配得上錦石的人家，都紛紛託友說媒提親，元祿急於要給錦石聘定，可是一和錦石說，不是嫌人家門戶不高，便是嫌人家家教不良，元祿見錦石老是挑剔不允，非常着急，這一日，又有提親的來，被錦石婉言謝絕走了，元祿真急了，正言厲色的向錦石說道，老太爺去世太早，僅生有大爺一個兒子，聖賢道不幸有三，無後爲大，功名富貴，尙是身外之事，既然家境富裕，飽煖無憂，守着田園，享受清福，到也未爲不可，不過娶妻生子，是人生第一大事，大爺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人生不過百年，光陰易逝，身後偌大家產，交付何人，

祖宗香煙血食，墳墓祭掃，由誰接替，如不婚娶，便是大大的不孝，祖宗的罪人，況且大爺，性情懶於世故，不事家人生產，現在有老奴照料，尚不妨事，無奈老奴年逾七十，鐘鳴漏盡，風燭瓦霜，一口氣不來，誰替大爺，管理家務，如娶得賢明內助，也可幫同撐持門戶，掌理財產，大爺是個讀書明理的人，難道這些事還不明白麼，這一席話說得錦石閉口結舌，急切問問答不出話來，祇得從實告訴元祿道，我因為近年練習混元童子功，尚未練成，如若娶妻，前功盡棄，古人三十而娶，我現在剛二十四歲就是等到六年後，再行婚娶，還不為晚哩，來提親得這些人家，又都不十分相宜，你以後給我物色那門戶相當，有才有德的女子，隨時告訴我，相攸聘定如何，元祿見錦石口吻已經較先活動，略有允意，便也不肯再為深說，祇可適可而止以免操之過急，心裏早已打定好了主意，趕緊托人，各處裏物色門當戶對的有容德女子，說妥便即納聘，擇定婚期，到時木已成舟，不怕錦石不依從，錦石屢次被元祿追求勸說，深覺厭煩苦惱，暫時雖然敷衍好了元祿，將來遇見有相當門第容貌才德的女子，依舊要來絮聒自己，因久聞人言，鑒歷閭後山頗多仙跡，風景絕勝，雖離本縣不過數日程途，決意入山訪道，如無所遇即入

關作汗漫游，暫時決不同去，以圖耳根清靜，便將元祿父子喚到跟前，告訴他連日身體不適，精神疲倦，要出城尋李大爺玉麟打獵散悶，元祿因見錦石和玉麟正好，在一塊游玩射獵慣了的，倒也不疑有他，便說道，大爺心裏既不爽快，出去游散游散也好，老奴叫小廝們去預備馬匹鷹犬吧，大爺都帶誰同去，好吩咐他們伺候，錦石道，前天李大爺來，我和他約過，日內有暇，去他山裏打獵，並沒定好準日期，今日我悶得慌，忽然想去找他，萬一到他莊上，他要是不在家呢，我就立刻回家來，打獵與否尚未一定，暫時不必帶鷹狗小廝，以免累贅，如果他在家時，我即派人回家送信，你再叫小廝們帶着鷹犬，去尋我便了，元祿那知錦石的用意，便道，如此甚好，大爺去罷，錦石略帶衣物，打成一個包裹，負在背上，懷內揣了散銀數十兩，腰間圍上他祖上遺傳的寶劍，便飄然出門去了，且說他這寶劍，是他祖父余冠英，從軍征討金川青海的時候，得自一個着名的叛酋，殺人過千，佩在身上，如遇見有危險不測的事變，將要發生時，劍在鞘內，輒自鳴嘯報警，得以先事預防，冠英戎馬一生，身經百戰，勦匪平亂，極得這柄寶劍之助，劍身運柄長三尺六寸，拔出來真是滿室寒光，一泓秋水，劍脊上斜列七星，作北斗之

形，放在暗處，這七顆光星，射出七點核桃大的白光，照眼生輝，不可逼視，摸着却是平坦地，在日光底下觀看，並無一點痕跡，劍鞘不知是何蛇獸之皮所製，柔軟逾於麂皮，堅韌過於精鋼，瑩潔透明，劍貯鞘內，光華隱隱，露就在外，鞘口鞘末，都是用赤金包鑲，鞘末得尖端上，穿有小金環子一枚，小逾指環，劍柄是用海象牙所製，雕琢成蟠龍之狀，金絲纏嵌爲鱗甲之紋，以便把握，龍角上鑲有小金鈎子一枚，劍身可以曲折如帶，舒卷無方，圍在腰間，把柄上的小金鈎，鈎入鞘尖的小金環內，正如一條腰帶，用時略按柄上樞鈕，金鈎即自環內脫出，劍身立即伸直解下，錦石知道此劍能斬石截鐵，而未會十分試驗過，有一次和張煥德李玉麟比武過招，故意用此劍連削煥德的綢銅鴛鴦雙劍，玉麟的劍銅護手拐，惹得玉麟性起，玉麟自己所用的青銅寶劍，雖不如這柄劍，却也能削凡鐵，玉麟却不敢與此劍相碰，不知從那個鐵器舖裏，尋來一柄鐵匠打鐵用的銅錘，足有茶碗大小的錘頭，連柄少說也有四五十斤重，對錦石說道，你敢用你的劍刃和這個錘頭碰碰嗎，錦石尚未答言，玉麟已搶過他的寶劍在手，舉起錘頭，照着寶刃，就是一下打去，煥德恐怕毀傷寶劍，要攔已來不及，就聽得當啷一聲巨響，火星四爆，

錦石也驚得哎呀叫聲來，兩人都以爲寶劍縱極堅利，也經不起錘錘這般的沉重物件一擊，即便不將劍身打折兩斷，鋒刃也必殘缺無疑，等到仔細注目一視，原來錘頭已變成兩半片核桃形，劍刃的鋒芒，依然如故，這纔知道此劍確是神物，又取羊毛一把，迎着劍刃上吸一口氣，羊毛都紛紛斷爲兩截，飛落滿地，更可以見此劍之利，剛柔無往不宜了，錦石自經這次試驗，越發愛此劍如性命，因劍之形像，命名爲七星鋸鋸劍，無論居家習武，出外游獵，永遠圍在腰間，從來沒有離去過，錦石這次出門，志在游遍盤巫閭前後山，盡窮其勝，訪求神仙異人，山居野宿，難免不遇見猛獸怪物，自問仗着這口寶劍，加以自己一身刀槍不入的混元童子功，尚可應付，順着大路，出了城西門，預備先到嘉福山李公屯，找李玉麟盤桓幾日，告訴他自己此行的抱負，這嘉福山距離義州城西門三十多里路，李公屯就在山麓，屯內住戶有三白家，大半姓李，都是玉麟的同族，其餘異姓用，不是玉麟的親友，便是佃戶家丁，當初關外人稀，此地本無居民，在前一百多年，玉麟的品祖李嵩，原籍是江南上元縣人，游宦來到關外義州，李嵩學問極爲淵博，又精通堪輿青烏之術，他致函江南的親友，說他考據古籍，義州便是商周時候的孤

竹園，伯夷叔齊讓國而逃，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爲千古第一義烈之士，數千年來，民情猶然敦樸，餘風不泯，而且土地肥沃，他打算改仕在此買山而隱，親友本族，對他素極尊崇信仰，見了他這封信，攜眷相從，到此置產同居者，不下百餘家，他又看好了嘉福山麓這一片地方，倚山臨河，風水昌旺，便同親友們興工修築起許多房屋，大家由城內各處遷移來，聚族而居於此，外面修造了一道寬可半里，長約一里的，見方圍牆，這牆厚有二尺，高逾三丈，前面臨着七里河，後面正靠嘉福山麓，地勢佔的非常雄勝，牆後及左右三面都挖着兩丈寬三丈深的濠溝，引入前面的七里河水，如同護城河一般，以防野獸暴客，跨河造了一座九孔大石橋，正對着圍牆的大門，以通往來，河邊及三面濠溝堤岸上，都栽的是些垂楊柳樹，傳到玉麟這輩，這些樹木，已經是大可逾抱了，因爲這地方是李嵩所草創，所以地名就叫李家屯，年久歲深，生齒漸繁戶口漸多，便成了一個人所共知的大村莊，屯內一切公益事項，就由他家掌管，無形中玉麟就變了世襲罔替的莊主，而且財產田園，也屬他家最富，到了玉麟這輩上，更是有增無減，玉麟爲人，慷慨好施，屯內貧寒人家，遇見有拖欠租稅，交納不上，或婚喪用錢的事故發

生時，祇要有人同玉麟說知，立刻解囊，所以全屯住戶，對他無不心悅誠服的愛敬，他關裏北京蘇杭等地，開設銀號當舖甚多，他的仁義慈善名聲，便也隨之傳播在各地，江湖上豪士英雄，頗多有仰慕他的名望，到關外拜訪訂交的，也有避難報仇，投奔他的。他都禮遇殷勤，解衣推食，臨行厚贈路費川資，他家裏房舍，是五進院子，足有一百幾十間，人口却最少，除了他的老母幼妹而外，僅有他妻楊氏，及二子一女，並無嫡親兄弟，敘兄弟，用度也很省，自奉並不怎樣厚，可是每年花費在應酬朋友，周濟貧寒的錢，數目着實可觀，家裏常有親友賓朋住宿，每天照例開客飯幾桌，玉麟聽其自來自往，真可謂賓至如歸了，日久就得了一個襄信陵的徽號，玉麟要好得朋友，除了錦石而外，時常來往的，有兩個人，一個姓褚名剛，綽號玉崑崙，寧遠州人，一個姓華，名祥麟，綽號玉面仙猿，錦州人，兩個人全是遼東四傑中孔萬年沈世雄的徒弟，論起來和錦石玉麟，都算是同門的師兄弟，此時這二人均不在此處，二人的事跡，容後詳敘，且說玉麟的妻兄，名喚楊惠如，是個孝廉。家住北京，也是個巨富世家，每年必到關外，在玉麟家裏小住，爲人性情豪邁好奇，不樂仕進，最喜游覽山水，訪求古碑，攷訂金石文字之學，足

連幾遍天下，名山勝景，不問多麼險遠的道路，沒有他不敢去的，每逢出游，必帶着一個健僕，名叫楊長保的，攜着拓碑用的毡子椎子墨汗連史紙白麻紙，這些東西，跟着惠如，以便遇見古碑或磨厓大字，就好隨時拓下，他這次到嘉福山來，聽說深山裏巖壁上，有遼金時代的名人摩崖書，他正投所好，在玉麟家住了半月，每天出去訪求椎拓，這一天，正是錦石要來訪的頭一天，他同楊長保到了山上，走了七八里崎嶇險陡的磴道，看見山壁上，隱隱有數行字跡，知道是比遼金年代還遠的古人題名，石刻已經掉敝剝落了，可是每字大約半尺，書法是八分，寫得非常雄勁樸茂，距離他站的地方，高有數丈，非綁縛好了竹梯架子，不能上去摩拓，他坐臥在石刻底下，細審那點畫波磔，越看越愛不忍去，這時候太陽漸漸西墜，已是薄暮光景，長保道，山路險惡，天一黑就看不見走路了，山裏頭聽說很多猛獸怪物，咱們還不趕快下山麼，惠如這時正在畫肚研尋，覃思極慮，彷彿大有所得，那裏肯聽長保的話，便道，你趕緊下山到屯內找人拿火把來，我在此地候着你，長保無法，只好下山到屯內找人去，半天半天，也不見回來，惠如一個人，孤坐在一塊盤石上面，只聽見鼯嘯梟鳴，猿狼嗥叫的，各類聲音，遠遠傳來，深